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神宗熙寧三年知鄧州呂誨上奏曰臣聞忠臣雖在畎畒不忘於君而況備員近綴名為諫官雖居譴謫之地猶分寄委之任與夫畎畒疏遠之人豈不異哉蕭望之身雖補外心在王室亦微臣區區之志也臣自夏得

疾久而未愈因有陳奏請就閑官不俟引年亦願還政
盖不量力而憂國徒一心而愛君進不得用其言退不
得辭其禄憤懣憂積誠有所發顧因鄭入奏少紓愚忠
之萬一上動宸聽死生惟命臣每聞中外論議道路流
傳朝政日務更張聖躬鮮聞安静人情不恱致此者其
必有以臣聞政者君之所以藏身本於天也天有常道
敎以降命日月星辰輝光於外陰陽寒暑生殺以時不
見天之運動聲氣而歳功自成聖人所以藏於形跡法

天之常也虞舜高拱巖廊無為而民自化得此之道也周文翼翼小心日中不食隆殺之異者勞佚之殊也至於衡石量書勞心或過豈帝王之事哉恭惟陛下性稟生知才高天縱識足以造幾微明足以洞幽隱帝王之事業古今之成敗宜得其要而勞心焦思常恐不及似未臻於要道豈聖功獨運而贊襄之力有所未至耶臣聞開基之主踐履艱危下順人心上當天意建一事立一法傳之子孫期於無窮思慮之宜必得其詳守文之

君享其安佚繼志紹述之事光昭丕承之業日謹一日此其務也所以成王嗣位述文武之道休功盛烈不敢専有其名故周頌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思念先王之德奉而行之上天歆享鬼神祐之陛下求治誠切運心太過論議者不聞顯揚先帝之盛事爭言制度不可用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則士民無所信相與是非羣情擾擾莫之安也陛下繹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誠可惜也臣聞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上之所好下必

甚焉今大臣不能遵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得以智
計謀身迎合時務比來新進之人朝奏暮召小言一發
遂要大利歙歙奔競唯恐其後皆自謂不同世俗乃曰
賢人舉事必立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奪為禦
戎之策言利者以斂朘削為惠民之術罔上之論率
皆此類一有攻其利害隨即黜逐是特峻法以固新令
將使士人不敢公議虧損盛德莫大於此甚者東南均
輸昔張林嘗獻此術於漢朝比下尚書通議皆云非便

武帝不聽窮兵黷武筭及舟車莞榷之禁從而生焉時
值亢旱下民皆曰烹桑弘羊天必雨其怨可知爾孝昭
即位霍光秉政一切寛弛羣心翕然史策書之千古為
是自青苗息錢散行諸路貸之甚重取之甚薄但施與
未當公私兩損徒起怨咨萬口一同今又以五等民籍
與坊郭戶等第僧道官戶例均役錢廢衙前奪酒坊以
雇庸錢為名其實籠利以入公府詔令既下人心震揺
以其會斂殆無生意諸路監司與提舉官分行州郡雖

曰商量蓋示必行官吏畏威惕息而不暇誰復公言以究其利害交相疑議遂成紛擾平時十戶之内一二應役則七八遂其休息今徭役不徒減省闕空者助其資費勞則均而未見其逸也我朝著令一百餘年富彊者供其力役則貧窶者遂其安息損有餘補不足者正得術矣生民悅戴仁恵淪於骨髓一旦更變莫知所措縣是言之舊法無弊新法未安主議者不究利害自未知信欲下民悅從不亦難乎豈特妄作以生事其實貿怨

於天下也孟子所謂國君欲利吾國大夫欲利吾家士庶人欲利吾身是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必圖治在仁義而已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而唯恐不足者君子也皇皇求財利而唯恐不足者小人也未有仁而忘其親者未有義而不愛其君者小人見利忘義焉有愛君之心哉淺識者慮非及遠銳於改作以要己利古語曰利不十不變常利不百不易業庶人猶戒其輕舉況天下之重乎在易之革卦曰已日乃孚利貞悔亡言已日不

孚革不當也悔吝生乎動革而當則其悔乃亡又恒卦曰浚恒凶言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處其初而浚恒求深物無餘緼害正而無攸利也且如總金穀者莫重於三司制國用者必仰於冢宰令一二大臣制置三司條例小官十數員參議立法三司主判唯知奉行宰相不言得失脂韋於其間書黄札而恬不為意制令每下人必驚駭士議於朝民怨於市商賈謗於路流于四夷得無輕漢之意焉比聞除司馬光樞密副使鄒何御

史裏行皆言條例害公之事固辭乃罷成命言職相繼亦左遷或居家去職闔門待罪臣竊言之甚衆陛下持之益堅古人有云臣專於君謂之不忠子專於父謂之不孝又如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今有專君之臣如是中外憂愁望陛下開悟與正人講圖康濟之術不害飢啼而待哺執熱而俟濯也臣切思之專君必有濟君之謀用已必有利已之術前世何嘗無之安危在所用爾臣請以戰國時

前人事跡明之以為禍亂之監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命之以天下為桎梏者無它焉不能督責而顧以
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勤儉桎梏其身可謂大繆
韓非曰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陳説
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
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王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
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明其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商鞅
説秦變法孝公恐天下議己鞅曰民不可與樂成論至

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惑之遂變秦法李斯曰明申韓之術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此謂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也四人者尚權詐薄仁義峻刑罰重督責厚斂以毒民肆威以彊國逢君之惡唯利是視當時亦自謂有功於國家愛君納忠隨

而是者非謟諛則畏懼使庸主信惑甘心所制卒至於
喪邦姦謀若是謂之無才可乎然本以周孔之道立身
攘取卿輔及其得君反用嚴酷申韓之法驅世生靈忍
恕不免夷戮家國並滅其愚可知矣且如漢平之世王
莽專事外示謙恭招延賢士中藏深險窺玩神器以王
尋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典樞機劉歆典
文章孫建為爪牙並以才能置在顯要莽色厲而言方
每欲有為諷其黨而言之終至傾覆惑於偏聽不寤

機詐事權之重朋黨分挈尾大不掉勢不得不然也有以知大奸來時盜名器而不至於竊國者可勝數哉履霜之堅誠有漸也且天下大器也置之安處即安置之危處即危陛下令當審措置之得失奸邪盜弄威福不可不察如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内正百執外威四夷豈一日可虛其位哉一陳升之去元台遂亦不補是奸人有所覬覦自青苗錢規利以來言者相繼得罪主議者豈不知罪輕而謫重乃固其法爾棄灰於道繩

以深文乃商君立法之意今復見矣向者御史一出淮浙路二獄追攝延累者不啻千人又提舉小使數十人分布於外名曰提舉常平倉廩其實廉察之職也將恐獄訟由此而長必使羣臣百姓救過不給則善人觧體忠臣結舌人主孤立於上而天下危矣借若山澤之利錐刀之末籠之得術取之無遺寶貨委積府庫充實陛下不過營宮室廣嬪御事燕遊豐賜予銳甲兵輕戍兵適心快志而已誠為樂也顧堯禹勤儉桎梏其身宜矣

與其藏於天下孰為廣乎然天下之民盡利以遺之末必束手而赴溝壑一有怨起嘯聚山谷悔將安及且民猶水也能載舟覆舟之患寧可忽耶臣不識陛下信用險詐之言力沮忠諫之議雖小過而憚改將遂非而不復必以為帝王之舉無過於此而不當悛易則仲虺戒成湯不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悔過自誓孔子亦為稱美易曰乾德不可為首蓋不可更有尊剛故也臣向忝風憲嘗奉顧問謂之才者將欲大用臣但舉其藝

能之優未見其經濟之畧也及朋黨之勢太盛條例之權太重以至得罪補外經年以来但聞朝廷議論紛紜頗合前奏陛下應亦記之書云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人之邪正人誠向正雖愚為用若乃懐邪智益為害夫人情莫不愛已莫知愛已者不知自愛也今與之圖治者皆未試之人為謀身希旨者過半賈天下之怨盡歸聖躬豈愛已之謂歟臣切以忠臣不避誅戮故敢直諫豈獨惡生而欲死異於人哉

蓋遂其死則足以成巳之名得其生則成君納善之美是生死兩得斷於前矣所以區區敢言不忘於君者誠也尚冀千慮之得或有廻天之幸臣伏望陛下詳覽統業之事洞究幾深之理法天所以成歲之功為政所以藏身之固高拱巖廊廣虞舜無為之化念我皇祖推周成在疚之心號令戒於未孚言動謹乎過舉賞不及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圖任老成之人擯斥浮詭之論罷制置條例之司廢諸路提舉之職明詔天下慰羣情

置器審安危之處結民以忠信之實薰陶庶彙自然洽
和凝神清淨豈不休哉經云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
其社稷蓋守謹之至也惟聰明察焉臣迂闊之言固不
足取敢冀周爰諮諏識其當否身膏斧鉞乃其分矣冒
犯宸扆臣無任隕越
四年判亳州富弼上奏曰臣伏為本州散青苗錢斛事
朝廷置獄推勘州縣官吏不敢惜罪臣已三上章乞獨
坐臣重責特賜矜貸其餘官吏兼第二奏乞於青苗事

上但有諸般違犯不以輕重臣亦合一回招認近日又
聞勘院推究職官中有人將簡帖與外縣官員令不
散青苗錢斛見行移文牒往来次臣切覩朝廷力行
支散青苗錢斛必謂有利於天下然以臣所聞四方羣
議此事害多利少故臣愚意不願支散又緣忝為長吏
不欲明行廢格新法將来合散夏料之時即指揮州司
依例舉行切恐諸縣便行支散遂勘會得管幹錢斛官
徐公衮權觀察支使石夷庚各曽往諸縣提點徧識知

縣縣令臣因令寄與書題不得支散兼令丁寧說向若

亂有廣行支俵將來人户逃移帶却官本錢斛縣司上

下公人必著攤陪兼徐公袞石夷庚並曾執覆若如此

恐致不便臣即時叱去二人既不敢違臣指揮亦曾因

書傳臣之意諭與諸縣遂亦不敢俵散昨來不散青苗

錢斛其罪決不在它人而臣專主其事情狀甚明所以

臣前來已三上章奏乞獨坐重責正為此也以臣今來

招伏罪犯并向之三奏中事理並乞降下推院令照會

取勘切念臣之意却欲粗存事體若明行指揮州縣不得支散即是顯格朝廷新法若便依法盡令支散即恐向去催督不前必致逃移却貧下人戶又使縣司上下公人枉遭陪填家業兩皆不便所以臣及期舉行條法者是免廢格之名復密諭縣官不令俵散者是不欲使貧民逃竄及不致縣司公人陪填家業似兩得其便也令朝廷既令盡理根究臣亦須至盡理申陳蓋事不獲已也臣今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賢不肖皆知

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無可柰何況自初
行法内外大小臣寮及被逐者臺諫官論列不一曲盡
弊病又聞後來弊生轉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條
上但乞聖慈檢聚前後臣寮理會青苗文字集百官議
定便見利害臣如此畧且辨明者只為因朝廷根勘故
難隱默即不是彊自文飾苟求免過所有令來本州不
散青苗錢斛並是臣獨見情願當伏嚴譴雖死無悔其
徐公衮以下州縣官吏只有不合隨順臣指揮慫過即

望聖慈察其情理別無深切特與矜恕
樞密使文彦博奏曰臣忝位三公職當論道事有所聞深虧聖政默而不言則上負陛下眷倚之重近日以来中外喧傳以諸路散青苗錢深為不便臣比不知本末令訪知其由深可驚駭不近人情有玷聖化無甚於此臣謂此事豈可不達聖聰皆云朝廷主張及諸路所差之官承稟風旨威福州郡故無有敢言於朝廷者臣曽見河北轉運司牓開析提舉常平官約束條目云所散

青苗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戶充甲頭此乃是恐向去收納不足勒令上戶填納又欲散與坊郭人戶其錢不得過抵當家業所直價錢之半且謂之青苗錢却支與坊郭戶皆是廣圖利息不顧道理茲豈常平散斂之舊法朝廷救濟之本意此法於鄉村之民行之惟舊夏秋成熟折還斛㪷絲帛即謂之舉放若抵令納本利見錢即謂之課錢將新抵舊遷延歲時諸般折還未嘗了足以其利債負官司不許受理

令乃官自為之從古以来未嘗有此豈當聖朝而行此法殊乖理道况聞鄉村之民有窮迫之甚者即皆願請錢一時聊濟窘急向去必難填償此不以民從来常態州縣既以逋欠必從散行催督追呼笞責何所不至難矣諸路州縣之民猶有積欠稅租貸糧并預支紬絹錢數甚多必從折并催納何由取濟所散官錢又成積欠提舉之官徼冀旌賞務成功利剥下媚上何恤於人州縣承風不敢申理臣恐緣此煩慢必致興起事端所有

提舉官乞下本路勘驗事件狀特行朝典以戒非理聚斂之臣書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不敢以遠事證之且以唐開元末用宇文融楊慎矜王鉷等二十餘人建中初用趙贊陳京之策百方裒斂剥下害民歸怨于上當時執政議臣以姦佞結黨專以財利媚上方被寵信不敢指言其非惟張說陸贄苦言之不蒙聽納仍遭疎斥馴致禄山涇師之亂鮮不由斯禮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信不誣矣方今朝廷清明表裏無事以

天下之廣財賦所入比之祥符以前其增有及倍者亦可謂無遺利矣若以用度稍乏自當減節冗費省罷不急之務不作無益之事濟之以儉示民不奢百姓自足君孰與不足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視開元之末與建中之初所用宇文融楊慎矜趙贊陳京之法治之道邪亂之事邪兹固不言可知誠可為聖朝之商鑒近時以來中外臣僚上言興利者甚衆大抵希時倖進

妄作者多徒自紛紜必寡成事伏願一切罷之惟內外
訃臣尤須慎選州縣長吏得忠厚廉良之人臺閣近臣
無憸邪朋黨之士則不治自治太平可期陛下可以垂
衣端拱而化成矣臣愚不識忌諱發於至誠冐昧以聞
伏增惶懼隕越之至

彥博又論市易奏曰臣近因赴相國寺行香見市易於
御街東廊置叉子數十間前後積累果實逐日差官就
彼監賣分取牙利且果瓜之微錐刀是競竭澤專利所

得無幾徒損大國之體祇斂小民之怨遺秉滯穗寡婦何資況密邇都亭敵使所館豈無覘國之徒將為四方所輕伏乞嚴敕有司趣令停罷使毫末餘利均及下民惠澤分沾必召和氣

彥博又奏曰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叉子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斂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為何如退省僭狂伏增惶懼臣切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

恤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為區區盡言葢由於此且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象所關今乃官作貫區公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衆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論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葢軻耻之臣亦耻之復不忍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

不勝憤悶輒敢屢言伏望聖慈俯垂詳擇若以臣言非
當甘從誅責
知青州鄭獬上奏曰臣切見青苗之法朝廷非不丁寧
不欲強民而使其自便也故臣奉行亦不敢強以率民
牓於諸邑名其所願請至於累月而無一人至者此其
所以不願也明矣常潤蘇秀類皆如此近自提舉官入
境所過諸郡方以次支散且將及杭州杭民聞之皆相
告以為憂張牓累月而無一人願請一日提舉官入境

則郡縣吏相希合舉民以與之此非強民而何是豈朝廷立法之意兩浙方今荒歉處處食糟溫台大疫十死七八將来豐凶未可知兼為增和買紬及置場市絹商賈阻絕物價不登若更散青苗錢則取於民者毋乃太甚乎民得數百錢隨亦費盡不計後日之輸納苟納之不足則陛下若責之耶必期於盡取也必期盡取則非酷吏苛法不能行於是鞭撻縲錮以督之則將見徹屋廬賣妻子計甚窮則棄鄉里而逃矣當此之時陛下安

忍以飢羸之赤子加鞭箠以求債耶若緩而不理則是
朝廷無故捐數百萬緡於糞壤間虧損國用亦非細故
未覩青苗之為利而其害已如此宜其天下之致論多
也臣初不論奏者以臣在杭必能為陛下守立法之意
不敢強民以徇時令既易守青州方將去此而提舉官
到且與諸邑合議而行臣實不忍杭州之民將有無辜
而陷刑網者所以不能自已也伏乞陛下指揮兩浙路
如已支散處則依條施行未支散處特賜寢罷庶使一

路疲民遠沾聖澤臣無任傾竭待罪之至

熙寧二年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上奏曰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

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不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切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

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

者也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茍無其財雖有聖資不能自致於跬步茍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来横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横山之民厭

若思漢而又乘其洊饑茍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
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
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
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
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
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
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
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

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綏靖遐荒臣服絶域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令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内郡之租賦督漕運之吏備沿邊三歳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葢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

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邱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

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

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堙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

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而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令也敺市人而約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

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

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數日而計之知其不

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為政無所頼矣今有人蓄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憐其老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禄仕於朝褻豬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

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輕庶官也其三
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
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
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
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
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
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
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

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茍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司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

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名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

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為怨也不直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䘏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令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為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

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來未有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它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

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令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不問陛下誠能擇

奉公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致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逐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説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𤎊之閒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也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内侵繼遷叛逆每有

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名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歴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㸃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熈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隷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觧者也

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禄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切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

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

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賛姚内斌董遵誨王彦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闗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輙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

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令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馬而監司又伺其出入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令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

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

多養閒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熈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輙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輙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廪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

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邊郡之儲比於内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内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内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

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别世歴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此時者禄廪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宫室不能受無親踈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

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禄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廪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令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

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彛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令使之爵禄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

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甚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

畧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旣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以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廪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廹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

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濵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羸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富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

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貧之原也從其可恤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恤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

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来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

朝廷有無足恤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恤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故為是三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也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

之心侍從之官踰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令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

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令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

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矣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北二陲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

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

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上言曰昔漢武外事四夷内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吏緣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

之臣材智方畧未見有桑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

轍為右司諫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曰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為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為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熈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

以穀帛折納盖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来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盖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

如饑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切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嶮岨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内實根本外威邊陲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歳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為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㷊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為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

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預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二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别作支用仍於五年内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户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糴買事有不如

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

乾隆御覽之寶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朱鎮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哲宗元祐初蘇轍論青苗狀曰臣伏以青苗之害民
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
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
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為善矣然

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事情為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為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復脩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

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熈寜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禄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禄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别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

轍再論青苗狀曰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熈寜

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安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為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𨼆去弊法既已畧盡兼近日責降吕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為首然天下傜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為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為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深惜

此計何者自古為國率皆禄養官吏廪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為今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灾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羡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若非左右搆此危語動揺聖聽則何至為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

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恤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

轍三乞罷青苗狀曰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吕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吕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吕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

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孤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强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土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

遊幸亳宋造立宫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翦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静無為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為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

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為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為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妄

輙為戶部侍郎上疏曰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為職朝夕從事於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

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他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捍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盖天之所生地之所産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

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惟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為高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巡歷所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懦者頹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

榷酤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盖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

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葢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為朝廷為人設官非為官擇人此言一出為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廪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戸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熈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

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粮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

打造而雇船運粮其費特甚重複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户部亦有賴矣

轍又論户部三弊疏曰臣以愚拙待罪户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

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脩造案以為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為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

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戸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輙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戸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

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戸部得才智之
臣終亦無益於筭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
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
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
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
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
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
日無暴歛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

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歳甞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戸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隷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止隷工部外為都作院而止隷提刑司欲有興作戸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歳為羊渾脱動以千計渾脱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歳

月必須蠹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戸部之害二也昔脩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脩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

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戸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隷戸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戸部則凡傷財害民戸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

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

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奏曰臣以戶部尚書乃昔之三司使之任專掌邦計財賦出入無不周知則國用取濟今當以昔之三司使之任悉歸戶部財賦盈虛可以經制不誤大計自尚書侍郎以下慎選而久用之庶幾集事尚書侍郎即是三司使副之職郎中員外乃昔之判官之職此國之大計乞早留聖意

五年戸部郎中黄廉上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訪求利害至熟榷茶之法實有害於川陝之民蓋官司不原朝廷立法本意希功幸賞以得為多於是禁網滋繁百姓受弊陸師閔立法最虐故取利最多上累國體下斂民怨中外臣僚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實若遽論之不若盡以予民使園戸自賣商賈自販官收税引及歇駄錢並復熈寧以前博馬之策無交易之煩無腳乘之勞抶去故敝一從私便無復可議若致詳於公私之際

則先當議民其次商賈其次邊計利害各有所在也蜀民通患幣輕錢重商旅齎擕息不償費若掎摧茶盡予商賈則百貨未能通流脚乘未能猝備非唯園民之貨欝滯絶其資生之路若蕃市交易萬一不繼亦足以害經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與商賈仍以川陜四路及關中諸路與之則受茶之地宜若可以盡泄川茶以補蜀民久困而官以善價取雅州與元府所産以贍熈秦諸州酌中法以為邊備於理為可

六年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觧塩専置使狀曰凖中書省録黄尚書省送到白劄子勘會陜西制置觧塩司元専設官總領後來方令轉運使一員兼管是致職務不専有害抄法契勘茶事司河北糴便司已罷轉運司兼領七月八日得晝三省同奉聖旨依舊差官専充制置觧塩使更不令轉運使副兼領者右臣伏見仁宗慶歴中以范宗傑為制置觧塩使行禁榷法公私大受其弊於是范祥請變塩法至八年乃以祥為陜西提點刑獄兼

制置解塩事盡革宗傑之弊課入亦增祥初建議當時
論者争以為非而韓琦包拯等皆以祥法為便請久任
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陝西轉運使及李參代祥官課
遂損嘉祐中張方平包拯請復用祥祥之塩法至今稱
之及祥卒薛向繼其後祥與向皆號為能言利豐財之
臣然皆以提轉兼領祥之再使雖嘗專領後卒歸之轉
運司由此觀之塩事脩舉在於得人不在置使也今誠
得如祥向者而主之亦何必專若不得人雖專無益自

仁宗嘉祐以來不置此使已數十年今一旦復之設官置吏別為一司公私先有勞費權輕則不足以動州縣重則是又增一監司州縣承禀不無煩擾又提轉之外別置使者以主財利無不好相侵奪各求自便此人情之常也神宗熈寧中留意馬政置監牧使數年而罷又置提舉常平司官陛下即位而罷盖監司之外又置使則為冗長事理不安故不能久且治道貴於簡便綱領尤不欲衆多也東南海塩不為不多然提刑司亦兼塩

事觧池鹽在陜西轉運司止一事爾若須置使則東南鹽亦當設官矣若每事專設官則轉運司遂無所用尚何以主錢穀為職哉茶事司本起於李杞劉佐陸師閔之徒征利而為之議者皆以為非朝廷以熈河邊用不得已而存之此不足為法也夫觧鹽利害非臣所知止以祖宗之舊及事理言之恐不必專設官今陜西有都轉運使轉運使副判官提㸃刑獄皆可以隨資序用人若選擇知鹽事者一人為監司使之兼領亦豈敢不舉

職若在轉運司於抄法有害則提刑司兼領亦范祥故事雖增監司一員猶愈於别置使之煩也古者利不百不變常朝廷方欲省官惜費茍無大利害則不若且如其故便臣愚切謂作事謀始所宜慎重故未敢行下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酌所有録黄謹具封還

祖禹為諫議大夫時論封樁劄子曰臣伏見近遣戸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之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

會計必見缺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剥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

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安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熈寧

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之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舒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貼黄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

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

先帝聖意

祖禹再論封樁劄子曰臣近上奏乞以熈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戸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虚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茍可以利國何所愛

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
也昔唐之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
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
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
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
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
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
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

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樁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有經畧四夷之志是故别貯以待用今陛下垂拱守成志於無為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

高祖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脩儉節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政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歳不征昭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總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

紹聖初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王覿上殿劄子曰臣元祐六年承乏刑部嘗因轉對言諸路監司移易頻數習為因循茍簡以幸替去弊事無所革汙吏不知畏長久之策置而不講故轉運司財用日耗提刑司常平坊場之政浸以隳壞此不可以不恤也伏望朝廷立監司久任之法近者待罪戶部亦嘗具劄子上殿奏陳監司數易之弊令監司趣辦目前不為遠慮見大利在三二年之外吝小費而不為圖近效於一兩月之間貽後患

而不恤欲職事無廢財力有餘難矣欲乞今後監司皆慎擇其人而久任之信賞必罰而勸沮之朝廷必欲久任即須明詔諸路以久任之意使講求一路生財足食之利害條例以聞而朝廷隨宜應副責以逺效不求近功如此則異能之士必罄竭以奮庸中才之人亦勉強而舉職矣其劄子送三省未蒙施行臣愚竊謂近歲計司財用窘闕日甚一日理當深為之慮今欲不傷財不害民而使經費足備儲蓄饒衍非慎擇監司而久任之

更無上策伏望聖慈詳酌特賜旨揮檢會前奏早賜施
行

覿又劄子曰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
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臣竊見京師之民素
無蓄積日糴軍糧以充食而比歲軍糧僅有三年之備
蓋發運司上供年額雖名六百二十萬石每遇災傷除
破或賑貸等借用之外多不及額故倉廪日耗非所以
實京師為遠慮也伏緣發運司見今雖有本錢一百五

十萬貫其所以糴米麥獨可以准備諸路額斛未到間先次起發即不能補完實闕之數臣伏望聖慈詳酌更以封樁錢二三百萬貫付發運司於豐稔路分旋次收糴遇歉歲除破及他司借用過額斛即以所糴補其所闕使每歲上供常滿六百二十萬石候倉廩充盈軍糧數多却裁減上供之數如允所奏乞旨擕下有司立法施行

哲宗時覿為右正言上奏曰臣聞河東陜西諸路經畧

司舊有封樁錢斛甚多只自元豐四年用兵靈武之後邊計窘急遂將經畧司錢斛盡歸轉運司支用由此經畧司倉庫空虛近年雖因逐處帥臣奏請稍得錢斛封樁并為常平本錢而其數至少不足為緩急之備非計也盖轉運司經費至廣郡縣等租賦僅充歲計而已何暇更為遠遠處臣聞上件諸路今夏二麥甚有豐稔之處近仍頻得雨澤秋成有望臣欲乞朝廷出內帑金帛每帥路各賜三五十萬匹兩令變轉收糴斛斗依舊法封

椿轉運司不得干預以廣邊儲伏望聖慈特賜旨揮施
行
貼黄守邊之大計惟患積粟不多近者河北措置糴
便司斛斗議者皆以變轉為難矣今來本路水災
甚廣其斛斗之助豈為小補何患變轉之難也況
陜西河東地高苦寒積粟可以經久當邊事未寧
之際尤須廣為准備若稍有災傷及添屯兵馬即
糧草便貴雖比平日增數倍多方糴買亦難遽集

也内藏庫錢帛祖宗蓄積本要准備兵費若但倚辦於漕司待其邊計窘急難得糧草之後方行支賜不惟恐不及事兼見錢既不可津般所得金帛猝難變轉且斛斗又貴則費用雖多為補至少若於平日支賜金帛令逐路帥臣得以旋次變轉乘賤收糴斛斗其利十倍臣兼聞権貨務封樁錢物亦多與其閒置於此不若分減量給帥路以廣邊計惟聖慈詳酌

覿又上疏曰臣聞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古今之通患也故李悝耿壽昌為平糴常平之法以救其弊不惟當時人以為便而後世有賴焉神宗臨御之初柄臣建議廢常平舊法以散青苗錢搢紳之公論莫不以為非而主議者持之甚堅先帝聖明心知其故雖重違之而至於數年之後乃奮然獨斷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斛斗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糴此有以見先帝知常平舊法之不可廢也然青苗錢未遂全罷者以

建議之大臣猶在而附會者膠固其説未可以遽破而已今二聖臨御善政無不行弊事無不革宜有以成先帝之志矣今年二月九日勅節文提舉官錢穀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命下之日四方歎頌以陛下聖徳隆厚前古之良法先帝之素志信可以行之於今日矣曽未數月遽復變易而所謂青苗錢者方且著為新令以重其事物論深以為駭而莫知其故臣竊料議者不過謂青苗既不立額而取人情願坐而得息

有利而無害云爾果如此議臣請言其不然也夫取債出息貧下無知之民所甚欲也初無故而得錢孰非情願迨乎收斂之際即須追呼督促脅以鞭笞威以枷梱而後本息可得也且又將新蓋舊積累浸多則以逃亡自捐之而虐及妻孥累及同保者相望於道路矣當太平無事之時而使其民無辜陷溺有至於此可不為之痛惜哉然則青苗之所謂利者果在於利民耶非民之所利則其說既見於前矣如曰利國則歷古以來利不

及民而國能獨利者未之有也必民利而後國利焉此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夫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民傷則國貧乃必然之理也人果傷而離散矣區區青苗之錢能使之不離散乎農果傷而國貧矣瑣瑣二分之息能使之不貧乎故不若穀賤不至於傷農而民敦本民敦本則田野闢而賦税增也穀貴不至於傷人則民樂業民樂業則百貨出而無求不得也夫如是則下何假於借貸之物而上何

慕於二分之息乎故曰民利而後國利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臣竊惟先帝存留常平一半錢斛以行舊法誠務在於平糓價矣然今天下郡縣猶不免樂嵗粒米狼戾價甚賤而不售凶年糓價騰踴民阻饑而死亡者何耶蓋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糴糶舊條則僅同虚設而又常平錢斛既分以為青苗之本則可充糴糶者自巳不多是以糓價低昂而終未見其平也臣

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依今年二月九日勅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無使郡縣之吏以利心期朝廷而廢善法也惟聖慈詳酌蚤賜旨揮施行

覲為戸部侍郎論財用疏曰臣聞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民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夫仁義大矣而理財在其間然理財之尤急者莫甚於食故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古者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家承平之久宜蓄

積之充牣矣今天下郡縣倉廪多空至有不能具三二月之儲者若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夫西北宿兵之重地也物價翔踴十倍數歲之前東南食貨之淵藪也糴買上供僅足一年之計常平之物散在民間者歉歲亦難收斂士大夫習以為常而不知憂或憂之而不能言或言之而不足聽故弊日益深公私之積日益耗馬昔賈誼言之於漢文曰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産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四

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安有為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何招而不至文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乃至衣弋綈示敦朴為天下先宫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遂有貫朽粟陳之效臣伏望聖慈留神於節用理財之道熟講而深圖之以消未然之患以固無窮之業

覲為刑部侍郎上疏曰臣伏見東南諸路曩歲財用寖

為充足故自祖宗以來軍國之費多出於東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江淮發運使李溥言今春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支用更留准備上供及賑糶等米萬數至多天禧元年正月赦江淮等路上供米特罷今年春運一次臣竊思祥符中諸路上供之外既有三年之蓄矣至天禧赦書又特罷春運一次者又有以見真宗皇帝深思遠慮不惟閔漕運之勞而亦欲東南諸路蓄積常多也今東南財用窘耗日甚郡縣鮮有兼歲

之儲兩浙今歲蘇湖秀三州水災本路轉運司及常平之物不足以充賑糶近取於江淮遠糴於荆湖然後僅能稍蘇三州之民則無備可謂甚矣淮南去歲今歲皆無大災傷而轉運司以軍糧急闕訴於朝廷每年冬借發運司米二十萬石以充軍糧不幸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何以為謀臣近者備員發運使在職嵗餘所領六路以上供錢糧不應期限而轉運司官吏該劾者凡四路非獨今歲也前此逐路欠數亦多彼轉運司官吏

寧不以失期冒法為懼哉盖力既不足雖重得罪無以避也緣此諸路但務為逃責淺近之計而不暇及生財長久之道深可嗟惜臣所見者雖止於東南諸路傳聞其他路分亦多類此臣亦嘗詢訪轉運司財用日耗之因雖不能盡究其本末然有灼然易見者逐路用度浸廣而朝廷封椿浸多也且以數事言之選人添俸逐路添將兵諸州添指使場務監官添員外置准備差遣添大使臣凡此雖政事所係適時之宜不得不爾然若計

其費則皆祖宗時所未有也用度浸廣既如此又所謂封樁者浸多若賣鹽寛剰錢闕額禁軍請受減省造船錢之類名目甚多本皆轉運司之物而一切封樁歸於朝廷者浸多則轉運司安得而不窘乎臣固知封樁之物非以奉遊宴廣宮室飾苑囿侈輿馬也不過欲蓄積稍多而有以待軍國緩急之用而已然所謂蓄積者經費之外有餘然後可以為蓄積豈可輟有司之經費使不足用而名之蓄積乎今所謂封樁者有司不得輙用

彼經費既闕及致歳額上供之物公然負欠而不可詰又借貸於朝廷者雖經違限勘劾而竟亦不能償此豈長久之計耶臣伏望朝廷熟講而深圖之凡上供封樁之物前日祖宗所不取者皆付之轉運司使諸路轉運司稍得自足乃天下之幸也

劉涇上疏曰臣聞財用空荒失助必有以所致空荒失助之處不困於費出必起於陷失此兩者浮沈財用之海也朝廷講此熟矣然知以遺利失財為憂而密綑之

置先及百姓此何道耶今内有計司市易外有撥運轉運吏相龍斷迭相征取開闔之權歸柄于上而天下之利盡矣尚何疑百姓之私蓄以抗國者哉天子仁聖賜民寛大此日為盛則理財之術但當究費出與失陷兩者之源而已比年已前財用充阜求無不厭者非有真理財之意如今日也特無所事因循曠闊積稔告餘而已自大興廢之後官曹以倍費徒吏以傭費田以脩治費水以疏決費軍械以預備費府寺以土木費蠻夷以

問罪費於非常河瀆以防虞費於不測此數者費出之源也敢妄謂陛下以宫廷犬馬臺池之故而費國毫髮乎是則費出以民雖有智者無為奈何然臣意此數者容有可裁省消壊之實而未之盡得也夫城防百里潰於蟻壤太倉千斯匱於鼠穴朝廷雖廣入之亦廣出之雖日理之亦日費之尚何望陳腐貫朽之髣髴乎議者亦以謂朝廷急財如水火而不愛惜如塵糞事未有形跡而志於必成亡財失力又輒弗治故小人之姦亦敢

率易舉事而朝廷亦自悅從焉審誠如此則十口之家不能保貧況九州乎今朝廷内所儲者具不能知外所儲者惟坊場之入而已不亦太寠哉陛下毋忽銖銖之少有積而至於鈞石者矣毋忽拳拳之微有積而至於邱山者矣則日朘月削使飽食無事之身不致於呰肥斯可也此費出之源所宜究也若陷失之害則無處不有然名舉之則似不足言實考之則又不可廢且以臣所見稽馬州郡理欠之職固陷失之權衡也彼居是職

者有肎為朝廷一經意乎今折納之法在州郡特理欠之一事爾自非重朝廷之遣使則名存實亡文具而已果誰咎哉至於坊場走利之倖胥吏占傭之冗贓罰細故也積及無筭而弗收情輕贖金可得也壞至萬分而不敘稅商不均而公私無據賦農不足而累歲無所歸監司雖才力不及則棄為殫殘郡邑畏事而意不經則以為汗漫以類推之則遺利失財無端緣而自沈者可赦也非不能為而鹵莽滅裂不肎為者可誅也此陷失

之源所宜究也天生有時地生有限人用之無窮而費出不塞其消消陷失不尋其浸浸則期國之富強可得乎

殿中侍御史吕陶奏乞罷榷名山等三處茶以廣德澤亦不闕備邊之費疏曰臣伏見朝廷察知蜀中茶法貽害數路生靈受獘之深特遣使者按視本末意欲更張與民休息今黄廉遍詣諸郡及山場等處尋究獘端盡見其實累具奏列皆有條緒蜀茶之害十去七八疲民

延頸日望弛禁過於饑渴之待飲食而朝廷尚遲遲其決者蓋為邊費巨萬仰給於茶慮或闕用不敢遽然與奪臣愚以謂持此說者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陸師閔增歲課為百萬貫而又獻羨餘百萬貫者豈皆茶息哉蓋勇為屠儈之事扼民之喉刮骨髓攘奪百貨公為販易其極至於典米豆鬻衣服虛為茶利以欺朝廷爾今日陛下忍為此事乎恭惟深仁博愛惠養萬物惟恐一夫或失其所必不忍為此也既不忍為師閔之事則

禁可以盡廢利不可以過取雖黄廉之說猶未能盡副朝廷之意焉故臣願少變其議廣陛下之德澤以慰人望至於邊備又豈敢闕而不計哉且黄廉所以欲榷名山油麻垻洋州三處者猶利榷買之賤覬出息之多爾然諸場不榷而此獨榷則民有幸不幸榷法猶在則嚴刑濫賞隨時復作譬如治病不去根本未可以言愈也為今之計莫若稍高三處之直如郡縣和糴米穀民間交易之類就彼和買及其起綱運致比於榷法須費一

倍每歲約以五萬馱應副凞河仍設秦鳳涇原兩路賣茶之禁並如黃廉之請則自可得一百萬貫以助邊計以權馬法亦不闕少又何必獨榷三處以貽斯民之憂乎其他諸路所入素薄宜一切捨之以與商旅庶為招來之漸也又況蜀茶歲約三千萬斤除和買五百萬斤入凞河外尚有二千五百萬斤皆屬商販流轉三千里之內所謂住稅翻稅過稅者亦可得五十萬貫自榷法之行茶有牙稅息脚頭子籠索等錢皆為無名之歛今

既鮮去羅網一切不問第以一貫之茶納長引錢百文則人情簡便必亦樂輸又有十餘萬貫仍於六十餘萬貫中三分捐一以為未必皆然之數則四十萬貫乃有其實而茶商諸貨之稅復在此外總計其數則邊防之費粗可足用三郡之茶不必禁榷利害愈明矣

陶又奏為乞放坊場欠錢事疏曰臣伏見近歲以來四海之利多歸公上官司之積動計鉅萬私室之有十已九空恭惟聖政日新德澤流霈窮深極遠蒙被生成其

勢如大病之後偶得良藥以活其命有望更生然而腹腸空虛支體痒弱喘息之氣所存無幾固宜調護撫養俾就安完天下之肥然後可得是以堆垛市易義倉抵當免行之類凡為聚斂者一切廢罷此誠德恵及民之深而與之休息也獨有出賣坊場一事最為深害亦願體恤以慰其心其立法之初蓋為官司事無紀極百費浮冗貪吏從而侵漁州郡衙前既勤力役而所得酒榷之利盡以奉於公家有至竭財破産而死於凍餒朝廷

知其如此於是拘收坊場官自出賣所得淨利一以募
人執役二以給公家之用行之漸久弊從而生盖小人
之情競利而不慮患實封投狀務在必得既妄添所買
之直又虛增抵産之數適值民間錢幣闕乏酒貨不售
課利淨利抽貫稅錢供給不足纔出季限又有罰錢或
委保百姓管押綱運其押綱之人往往盜竊官物走竄
失陷則須勒保人陪填或元買價高界滿無人交割轉
更拖欠緣此數事坊場多有破敗乃至出賣抵産以償

官錢或抵産價高出賣不行則強責四鄰承買或四鄰貧乏承買不盡則攤及飛鄰望鄰之家抑令承買或本戶抵産罄盡尚欠官錢則勒保人代納亦須破壞産業或虛指債負妄起訟端昏賴論索郡縣急於官課更不問有無逋欠遂使平人承認械頸受箠道路相望囚繫坐獄殊無虛日其甚者至於自經溝瀆鬻及男女而猶不能免大率一縣之内中戶以上因買坊場或充壯保而破散者十常四五官方如此百計督責極力掊聚而

逐界所得實錢十分只及五六一則因元買價高虛張其數二則為物輕錢重酒無厚利三則日趨困窮難於償納以此天下坊場錢積壓少欠其數極多神宗皇帝深知其弊曾於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并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放及與展限送納詔令所至人皆鼓舞歌頌以謂天地大恩莫過於此除已蠲放外至今欠錢不下八九百萬貫簿書之内雖有見欠之名刑獄之下必無可足之理方當陛下布政之初聚斂刻剝之事大半罷去

天下臣庶欣戴稱頌以為仁宗復生尤宜廣霈德澤以慰其望臣愚伏願陛下特降睿旨凡係今日已前因買坊場拖欠課利淨利并抽貫稅錢及過月罰錢之類見勒買人或保人送納并破賣抵産者並與除放庶幾窮困之人普沾大恵復遂餘生況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恭儉慈仁出於天禀内無土木華靡之費外無兵戈攻戰之賞四海所入國用豐盈雖放免數百萬貫逋欠如去泰山之一塵何關於事且天下之務固有是非輕

重惟聰明聖智能權而行遂中於理今放釋逋負以安生靈與督責收斂以廣用度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何者為輕何者為重權而行之正在此日又況冬春以來雨雪愆候祈禱備至未聞沾足則除放欠負俾民免於凍餒亦可以感天地之祐召陰陽之和使風雨時若也臣又聞真宗皇帝嘗御便殿親閱三司逋欠放八萬三千數蓋真宗以遂次降赦放欠多為有司廢格不行或根究追逮益為煩擾故按籍引對而釋之臣願陛下遠法

真廟之恤民近倣神宗之布恵斷自聖意特行蠲放坊場欠錢天下不勝幸甚
陶又奏為天下欠坊場錢為害最大乞行蠲放䟽曰臣伏謂天下凋瘵之端其一起於逋欠之弊天下逋欠之弊其大者莫如坊場葢始有實計增價虚估抵産之欺中有出限罰錢界滿不替之患終有壯保納官錢鄰人買産業之禁期會迫切條例煩苛不惟酒戸縁此困窮抑亦平民因而破蕩或縲繫或鞭撻或轉徙道路或自

經溝瀆臣甞歴陳其弊以聞於朝廷矣大率一縣之內中戸以上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産者十常四五多者欠至數千貫少者亦有三五百貫以四海計羅此疾苦者凡幾千家每家以十口為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朝廷亦宜為之惻然也神宗皇帝深恤其弊曽於元豐三年明堂大赦并去年正月赦文累次蠲放及與展限送納徳澤之流非不深厚一則為有司廢格詔令巧求過遏幸其少戾於法遂不蠲除二則為物輕弊重錢

貧乏絶又有災傷去處或因征役相仍衣食尚且不完
官錢何暇供納歲月愈久逋負愈多虛掛簿書枉費刑
箠鉤考之際雖有見欠之名憔悴之餘必無可足之理
況陛下涖政以來以除弊恤民為急大至市易小至義
倉皆蒙哀憐多為罷去獨此一事其害最深赤子之心
旦夕傾望伏願特降睿旨霈發渙恩應今日已前天下
坊場拖欠及保人代納并出賣抵產填陪不足及破賣
抵產未得者盡與蠲放仍令逐路轉運司限一月具已

放數目奏聞如此則朝廷實惠不為有司之沮抑天下疲俗盡知皇上之撫養下可以結人心之欣戴上可以感天地之太和倘蒙聖慈開允臣奏其見欠河渡錢亦乞依此施行

陶又奏乞詔有司再行裁定六曹人吏庶節冗費狀曰

臣聞尚姑息則不可革小人之僥倖長僥倖則不可節朝廷之冗費今日公患正在於此臣敢舉一端而議之夫六曹吏人者始官制舉行以三司審官東西院流内

銓等處胥吏分隷諸部創法之初事未有叙曹局既廣不免冗占朝廷知其如此嘗差王震刪定條勑欲議裁損震不能推至公舉職事究繁簡之實立衆寡之限輙任私意罔掠浮譽禄少者則減禄多者則添上以虚數欺昧朝廷下以實費牢籠羣小盖所謂行案手分者一人之食或四倍於貼司震減貼司雖多而添手分亦不少以舊校新一歳之費又數萬緡乃是陛下欲省吏震則增之陛下欲損費震則益之懐情罔上何所信據震

之罪雖可以赦原而朝廷法度不可以妄作伏請申詔有司再行裁定六曹吏人之數無或循仍故態滋長弊端庶幾國家橫費稍稍裁節

陶又奏乞相度逐界坊場放免欠錢疏曰臣伏見朝廷德惠及生民多矣臣下聚斂之態亦已悛革惟坊場一事根株深固條約交紊猶有餘弊未盡蠲除蓋累界放賣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則有實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估直詐通抵産之欺其中則有淨利過重月納不足出

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餘欠尚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廹節目煩多不惟酒戶緣此困窮抑亦平民因而朘削或繫獄或受箠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邑無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内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多者欠至數十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幾十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為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愛亦宜為之動心矣昔者

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於元豐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免外仍與展限二年送納去歲大饗肆赦亦有權住催理指揮委監司保明聞奏當議等第蠲放德澤之流非不廣厚然而此弊終未盡去者一則為有司違慢詔旨忌失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則為物輕幣重錢貨之絶或灾傷所困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費尚且不完至於官錢何有以納蓋縁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業蕩盡

子孫淪散虛載簿書枉費刑撻歳月愈久重不聊生憔悴之餘必無可得臣愚伏望陛下推廣先志霈發異恩以遠近之差為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見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法簡易不為官吏之沮遏聖澤寛深遂除生靈之疲瘵

諫院官右正言劉安世論陜西鹽鈔鐵錢之弊疏曰臣伏見陜西鹽鈔鐵錢之弊莫甚今日向者鹽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賣至京隨處價直增損不過三五百文是

故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關陝每鈔一席價錢僅及十千纔至西京所賣不及六貫或就觧池請鹽一席脚乘之費通約一十二千般至西京止賣七貫已上鹽鈔與般鹽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舊制大鐵錢之法每一文當小銅錢二文今則用鐵錢一貫五六百文換易銅錢一貫往往乘時尚或增長此鐵錢之弊也二者弊源皆在官司自求羸餘以補支計不詳法度與民爭利且鈔法本欲沿邊召人入中錢物給鈔支鹽

以實邊備隨處或賤或貴客人趂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利今則官司自契勘價錢州軍收買却於價高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陝右素無出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鹽鈔故不免競添高價收買此鹽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相兼一等行用更無輕重之别止自近歲以來陝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獲利稍厚諸處錢監罷鑄銅錢是以民間稍稍難得或須用銅錢出入即以鐵銅加息一分換易日近官司又令應係

支給請俸及買賣等只支一色鐵錢依民間分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鐵錢之法素號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如此況陝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於界首計其米麥金帛之價僅爭一倍皆以此也久而不革為害浸深權時之宜在所損益為今之計惟使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觧州鹽池支給鹽貨並用熈寧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在樁管銅錢盡數

充撥與轉運司自今後應係支用並依舊日衮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息換易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鑄銅錢去處亦令興復如此則塩鈔與鐵錢之法必行商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裕民之道也伏望聖慈詳酌特賜指揮施行

畢仲游上奏曰財用之不足者世無能用財之人也論事之小者當諭之大論事之大者當諭之小一家之所入猶昔日也一家之所出亦猶昔日也昔乃富今乃貧

鄰里鄉黨必以為不善用財矣今天下之所生猶昔天下也今天下之所費亦猶昔天下也昔乃有餘今乃不足而莫有知其不善用財者殆未之思爾雖二邊之歲賜大河之隄防兵屯之廩食宗室戚里之奉養頗有異於昔日而賦斂之厚力役之多塩鐵酒榷征商之利凡增於昔日者亦足以當之矣而天下認認然常患財用之不足則財之理在得知財計者用之爾所謂用財者非特斂於公者可用凡天下之財我皆能用之雖非我

用而實用之也饑穰天行也我能使之不饑匱乏之時有也我能使之不匱左能使之右右能使之左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所謂用財之人也三代之制漫不可考然冡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通三年餘九年之儲而堯湯水旱國無捐瘠也則用財之大計亦可見矣盖漢興接秦之弊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而孝文之時賈誼以謂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至晁錯開說使民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曽不數年遂盡除天下之

田税回衣痛之貧為富厚之俗豈天之生財獨私於孝文之世而多邪亦能左右遠近而用之故耳今試以一事求之天下衙前之繁重如公帑廚齋酒醪將輸及使於遠道之類既皆禁之矣其不免於費者榷酤工作三二事而已夏秋穀米布帛之税與和買征商祠廟廂鎮之利州縣皆有之以其利而對繁重殆以二而對一又積之歲月可以為身計則衙前之役不難議矣衙前之役既有定議則坊場河渡單丁女戶之所入足以廩他

役之重而支送迎之費然所謂坊郭者獨無所與則可
用之財良在於此昔漢高帝之時徙齊諸田楚屈景之
族以實關中武帝之世又大徙富人於茂陵而羌胡之
難不輕侵也今舉天下坊郭之役錢無慮數十百萬計
捐而不取則太幸積於州縣則無名如倣西漢遷徙之
大意使以役錢入粟塞下及為大河之芻茭十取其二
三而以其餘為道路之費要之比前日之役錢省其半
則彼亦無所怨矣如是而採晁錯之說令進納之家與

富民而罪可贖者亦皆入粟塞下已實則移之郡國郡國已實則移之京師三司之經費則自用冢宰量入為出之法必使有餘以備水旱而朝廷内外宗室戚里皆減於制度以適時變推此類而行之左右遠近唯我之所欲用民不知所由豈惟國家無不足之患而富庶之俗太平之策必始於此事非甚難而近世以來莫有思之者故曰財用之不足無用財之人也

仲游又奏曰昔嘗有興作之説動朝廷朝廷信之而患

財之不足也故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舉凡吏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茍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然則事之與情可不察哉今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甞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

蠲鹽法不可去必探其不足之情循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以動上聽夫以一家之計父子之親欲安田里遠市井從耕稼之常業辭商販之末利而說以不足則猶相視扼腕而中止況以天下之廣臣民之衆有郊廟朝廷祭祀賓客之奉有内外上下官吏廩稍之費有重兵宿衛邊城守禦之計有大河隄塞邊方餽賜之勞前古之君固常患不足而又探不足之情循不足之說伺不足之隙而言不足之事則雖致石人而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青苗廢而可復散市易罷而可復置免役蠲而可復斂塩法去而可復存使禹稷復出為天下爭將無奈何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曰天下之不足其弊安在弊在邊境轉輸之多也則棄無用之地省轉輸之繁其省幾何弊在造作脩營之多也則止造作輟脩營其省幾何弊在新法官吏廩給横費之多也則廢吏禄行舊法其省幾何弊在掖庭永巷婦人資用之多也則定職掌私身之數非

先帝御幸者一出之其省幾何天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省幾何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絶莊產之錢粟無慮數十百巨萬如一歸地官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則三司歲入之常半為羸餘以天下之大而三司歲入半為羸餘則數年之間府庫之財倉廩之粟亦將十倍於今日而既省之後濟之以恭儉則將如邱山河海之不可盡以此明言於中而精計乎外俾朝廷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情不生不足之事

不起不足之隙不可伺而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然故青苗免役市易鹽法凡所謂新法者如可永罷而不復如既飽之人強以芻豢猶不肯進況藜藿菽黍乎問者曰患不足而新法興何以實之曰曩者并軍蒐卒封樁其錢糧又懼兵之少也故行保甲之法籍民為兵數年以來農夫去南畆者太半盜賊公行守令不得為治則保甲之利害無可言者而保甲之名至今未除豈非患兵之不足邪以兵不足而存保甲則知財不足而新

法之患可以復興也

侍御史劉摯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聽政以來嘉與天下休息於安治凡法令之弗宜于民者疏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于政者罷免放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有在遠方重地為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建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朝廷遣使廉治之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切嘗博訪於知其事者槩得其說曰蜀地陋而隘茶

之所出不過十數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為生今茶司盡榷而市之大約園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錢反以縻耗於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驗引錢頭子錢打角錢稅錢之類費去常已過半每歲春官司預以券給借錢糧必以牙儈保任之及輸入之日引驗交稱又牙儈主之故其費于牙儈者又不知幾何則是官于園户名為平市而實奪之也園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已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

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稙也茶場以茶為息始者息一出於茶也其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户不勝為之也故作茶日少栽足以應官額而已於是主茶息者議不獨頼茶而又為博易以充之也博易之事他貨百物貿販苛刻錐刀瑣屑無不為者依茶為名通曰茶息商税務坐視漏失歲課而不敢有所論也至於商賈請筭者平時便私散之州郡茶地今則一集于成都之都場髙其估以與之又總計

平時所之州郡遠近道里之費入之故都場之取息又如此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以息為功以功第賞既進官減年矣又以息額之餘錢使與胥吏牙儈分取入已曰用市易法也市易之賞固非法也然其取息猶曰與民和市而茶之取息一用嚴刑重禁網羅致之亦為功異矣奈何均用一法賞之也今一任有分錢少者至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餘年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敝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者豈非以蜀之茶法

與熈河蘭會之經制相為用者欵蜀茶之利以給熈河蘭會者天下十之三熈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熈河蘭會之費今昔宜有不同昔者事邊之外前有王韶後有李憲提兵革財用之大權朝廷捐金帛市租莫知紀極聽其自用不領於有司無所會計非徒私二家也於是依倚苟合之客罔功興事以利相市之徒公取公予莫見其跡則熈河蘭會大費外又有以泄之者如此也今既制之於有司無二人者之横蠧

若又於邊計外凡冗名濫費一切大為之節約則蜀之茶雖未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之三者殆必可損矣伏望聖慈選遣使指考茶法之敝欺者會計緣茶公家之所費與實息之數大減嵗市之額稍增斤直之價削納茶無名之錢以完養園戶裁官吏之員牙儈之數以省冗給罷息賞之濫分錢之敝以革欺倖而以其事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若庶乎可以蘇也臣待罪言路既有得於人之言敢不亟以上聞然此其大畧

至於利害纖悉則願勅使者詳究焉

乾隆御覽之寶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八